

■ 旅游日记

阿斯坦纳的宫廷晚宴

■ 叶松丽 文

从安卡拉往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进入伊斯坦布尔,丝绸之路就延伸到了第一座欧洲的城市。去年7月15日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政变,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下来,但是这座城市的旅游业却因此元气大伤。我们是在政变平息两个多月之后,前往这座城市的。虽然那时候街头和重要的旅游景点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但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礁石上,市民们赤裸着上身,躺在那里沐浴着黄昏的夕阳,无比惬意。不远处的路边,政变时留下的标语条幅,颜色还很鲜艳。也许,生性乐观,享受生活,看重生活品质,就是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的内核。

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在上海已经入夜的时间点,前往香料市场背后的码头乘游船时,已经有点儿饿了。那些阿拉伯面孔的当地老人,头顶着层层叠叠的一大堆白芝麻面包圈,在码头上叫卖,我就买了一只。这个在

当地名叫SIMIT的小点心,一只两里拉,嚼起来很有劲道,颇类似上海小巷口油桶烤炉里烤出来的烧饼,让我顿时少了些许异国他乡的陌生感。当地人告诉我,这是最具当地特色的食品。在车站码头卖给外国游客的时候,价格翻一倍。

晚餐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第一大桥欧洲一侧的桥下吃的。这家名叫Reina Keba的餐厅有专用码头。我们落座的餐厅是露天的,餐桌几乎就连着码头。用餐的时候,白色的海鸥偶尔会落到餐厅岸边的围栏上。夜色逐渐暗下来,夕阳的余晖照耀着海峡东岸建筑群的顶端,金光熠熠。海峡蔚蓝的海水颜色渐渐变深,海风也由凉爽而慢慢有了寒意。葡萄酒混合着奶酪的香味在星光下弥漫开来。

在这家餐厅里,美味与美景融为一体,令人流连忘返。坐了几个小时游船之后,正需要这样一个亲近海峡的小憩之地。实际上,这家餐厅还因土耳其披萨和番茄肉饼做得特别地道,给欧美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某知名美食杂志,将它评为全球50家最棒餐厅之一。

穿着西装的侍者得知我们来自中国,就笑呵呵地劝酒,说对中国客人都这样,我们都乐了。也许是中国游客来得多了,从而让他们初识了中国的酒文化。我想起“劝君更尽一杯酒”的佳句来,只是而今我们出了阳关,感觉故人还在。侍者对中国文化的接近,给我们些许亲近感。

“一带一路”战略让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的风采,中国的文化魅力正在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穿过我们眼前这座连接亚欧两块大陆之桥,走向欧洲,与不同的文明融合发展。

不过,伊斯坦布尔的食物并不怎么对我们的口味。开始的新奇感,会掩盖住不同饮食文化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因为味蕾是不容易妥协的,多吃了几顿之后,这种饮食的文化差异就越来越明显得暴露出来,让你格格不入。

我们花三天时间把这座城市跑了个遍,吃了个遍。然而,吃来吃去,无非就是那种三角形的做得跟布袋一样的烤面包,腌渍的白果,咸而略酸的奶酪,餐厅总是多此一举地把它捣碎端到你眼前,色味全无。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餐厅都布置得很雅致。

我们住的酒店在马尔马拉海边上,一楼的餐厅毫不吝嗇地面朝大海。早晨的自助餐一溜摆开,百来个品种,无非就是变着各种花样的面包、小蛋糕、布丁、奶酪、意大利面以及各种饮品,制作技艺精湛。令我纳闷的是,同样是面粉手艺,他们怎么就做不出面条和馒头来呢?我们吃了两个早上之后,腻了,望着满餐厅的食品,没有胃口。但是,我们依然喜欢泡在早餐餐厅里,捧一瓷杯红茶,望着辽阔的海面,欣赏美景,瓷杯里的红茶散发着阵阵乡愁。这茶叶,是千年之前,从瓷器的故乡沿着丝绸之路,落地生根的。

那次旅程的最后的晚餐,是在一家译名叫作阿斯坦纳的餐厅里吃的“奥斯曼宫廷宴”。我们在暮色中走进这家有点历史的餐厅,院落露天摆着数十列餐桌,餐桌的长度从房檐一直延伸到院子墙下。洁白的台布,昏暗的灯光,明亮的酒杯,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刀叉。俩老人坐在门廊的灯光下演奏乐器,唱着当地的民谣,简洁地营造了富有当地特色的异域风情。

菜品照例很考究,很精致,很不对胃口。面包卷里塞着奶酪和豌豆粒,油炸之后,涂上蜂蜜。据称传自1469年的奥特曼鹰嘴豆泥,则是在鹰嘴豆泥上洒些葡萄干和肉桂末末,这

个让店家无比骄傲的菜品,说白了就是个甜点。

餐厅的招牌菜叫Kavun Dolmas,菜名后面的括号里煞有介事地标明“1539”。餐厅的人介绍,这道菜快有500年历史了,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菜。侍者用餐盘端着送上来,是半只掏空的哈密瓜,里面填满肉末、杏仁、葡萄干以及米粒,蒸熟了,微微有些甜,其实是咸的。我尝了几口,停下来,悄悄观察身边的上海同伴,吃惯了甜食的他们,也都皱起了眉头。同样是甜食,风味的差异却如此明显,让我们接受这个文化,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屋檐下,两个白发老人还在弹奏着阿拉伯风格的音乐,天空中却下起了毛毛细雨。他们弹了很多当地的音乐后,还演奏了几首类似中国西部风格的乐曲。而室内的窗下,一对情侣面对面用餐。窗格子将他们的场景剪辑之后,那种宁静之美,有如一幅中国的年画。

我和一群来自东亚的同行们,仿佛不是在用餐,而是在听一场融合着中国元素的土耳其室内音乐会。虽然餐不对味,但是这音乐,这景致却跟我们是息息相通的。在饮食文化上,伊斯坦布尔的人们讲究情调,而我们中国人则图个气氛。

■ 岁月悠悠

菜田捡菜记

■ 董玉昆 文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样样短缺,所有主副食品,农副食品,穿衣吃饭,全部实行计划定量凭票(证)供应,全国人民无不节衣缩食,家庭生活普遍十分困难。

那时,我家住在近郊区,离家不远处就是大片的农民种的菜田。

我的邻居女同学们放学后,或星期天休息日,经常结伴而行,挎着菜篮,带上挖掘工具前往不远处的农民菜田捡拾农民已收割过菜田里遗落的老叶菜皮,挖掘菜根,回去削皮清洗干净后切碎,和在面粉里搅拌均匀后,做成一锅面糊糊当饭吃,聊以充饥。

那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个头长得矮小,胆量更小。一天,女同学

们出发前叫住我:“董玉昆,拾菜皮去伐?”征得父母同意,我跨上菜篮,带上挖掘工具高兴地跟随而去。一路嬉笑打闹,不一会儿就跨过了公兴桥转向西北来到了柳营路。经过一排农民“平房住宅”,眼前豁然开朗——

哇!好大一片菜田,足足有几十亩地。

已收割完毕的菜田里,一眼望去依稀可见散落着少许老叶子菜皮,女同学们告诉我,这是卷心菜也叫包菜。地里菜根挖出来削皮后可以生吃,也可以切成块下面糊糊吃。

照着女同学的指点,我试着挖了一根大拇指粗的菜根,削皮后生吃。果然,脆脆的、嫩嫩的一股带甜味的菜香,至今难忘。

说笑间,已捡拾到地的那一头。

看着菜篮里刚盖住底的老菜皮、菜根,我和同学们心满意足,挎着劳动果实,一路蹦蹦跳跳回到了自己贫苦又温暖的家。



梅 ■ 薛介年

■ 杨浦记忆

岁月中的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

遗落在上海机床厂旧梦之八



■ 刘翔 文

2012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收到一封由《新民晚报》编辑转来的读者邮件。一位名叫朱俊星的读者在邮

件中写道:看了2012年5月22日B5版“十日谈”——《行走在佳木斯路上》,作者:刘翔。我很想和他取得联系。看文章内容,他应该是我们在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读书时的同班

同学……读罢这封邮件,我的眼前立刻就显现出朱俊星当年那稚气的笑容,小学时代的那些“青葱岁月”随即在脑海中浮现。

我马上按照朱俊星在邮件中留下的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

几天后,我们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5)班的一些同学,在分别了45年之后重又欢聚一堂。

大家在回忆少年的糗事,感慨岁月荏苒之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班主任李维棠老师。这位我们人生之路的第一位老师,如今在哪里呢?这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很有腔调的老师,给少年时的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已经定居宁波的李老师终于找到了。当同学们听到远在宁波的李老师通过电话用带有上海口音的宁波话说道“同学们好!我很惦记大家”时,我们都很激动。久违了!这一声熟悉而亲切的问候,多么像当年李老师走进课堂时的

那一声开场白啊!同学们个个急着抢过话筒要和李老师说话。李老师言辞恳切地说,到上海看望自己当年的学生、到曾经工作过的坐落在佳木斯路上的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旧址“逛逛”,一直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

2012年11月6日,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李老师来到了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上海和我们相聚。那天晚上我们师生欢聚,同学们端起手中的酒杯挨个走到李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向这位我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敬上一杯迟到了45年的谢师酒。当我走到李老师的身边说:“李老师,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他立刻笑道:“飞人刘翔!”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随着笑声的荡漾,岁月的时空仿佛重又拨回到45年前的小学课堂。当年我们这批同学作为上海机床厂的职工子弟,不仅就读于一个班级,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居住在松花新村和长白新村的邻居,父母又都是上海机床厂的同事,彼此朝夕相处,可谓“穿开裆裤”兄弟。那时又盛行“读书无用论”,在课堂里调皮捣蛋的人特别多。可是李老师却能把大家镇得服服帖帖。李老师曾是个军人,那个年代是崇拜军人的年代,在军人出身的李老师的“统治”下,再顽皮的学生也都变得老实了。当年只有30多岁的他总是穿着一件上下四个口袋的草绿色军装(在我军取消军

衔制后,军官与士兵的区别就看口袋,士兵的上装是没有下面两个口袋的),像一个孩儿头似的和我们跌打滚爬地“混”在一起打篮球、扳手腕,我们唱歌时,他就拉起二胡伴奏。但如果谁在上课时讲话、做小动作,并且屡教不改的话,那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将手中的粉笔头精准地向其“射”去。想必,在部队当兵时,李老师必是一个优秀的射击手。

45年后的今天,人到中年的我们和年近八旬的李老师在上海重逢。握着李老师那微微颤抖的双手,望着他那布满岁月“年轮”的脸颊,我不禁感慨万千,当年那个生龙活虎、充满军人血性的李老师真的老了,我们也同样不再年轻。当年就读的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早已“物是人非”,如今已成为杨浦区长白二村小学分校。

后来,我特意专程前往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旧址,拍了一些照片,并沿着操场和教学楼逛了好几圈。试图重新“捡拾与打捞”起那些遗落在校园深处当年一个小小少年的梦想和轻狂。然而,时光如水。昨天所有的“故事”都一去不复返了。我只有俯下身,在校园的花圃里摘下一片绿叶,把岁月“藏”进自己胸膛。

但无论岁月如何无情,学生和老师的情谊、学生和学校的感情是永远拽得住、扯不断的。